

庸

後藤點

全

				漢書門
			五	
		三	二	
	七	函	號	類
一	〇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七六				漢書
函	一	五		
三	〇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
冊數	10	( 2 )
函號	276	5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  
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  
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  
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  
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  
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  
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  
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  
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  
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  
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  
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  
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  
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  
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  
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  
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  
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  
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  
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  
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  
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  
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  
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  
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  
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  
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  
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  
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  
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  
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  
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  
章句一篇。以竣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  
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  
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  
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  
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中庸章句序  
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  
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  
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  
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  
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

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入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太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

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

中節章句

見音現

樂音洛

中節之

中音聲

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

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

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

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

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

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鮮上聲下同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

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

知者之知去聲

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

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

而不能期月守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

而不能期月守也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佛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此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 右第七章

承上章不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

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

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二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

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二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

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

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與順以誨人之不

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社金革

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社金革社席也金戈兵

之屬革申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

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

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君子遵道而行

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

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也君子依

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五未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太吉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節以太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二者廢其一則無以覺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

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

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

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

費符味  
反  
與去聲

反  
寫余專

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竟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

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之篇鸞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

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下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君子之道

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

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

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

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

所以為道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

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

人改而止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入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入也即以其入之道還治其

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書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入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忠怒

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入者是也施

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入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入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

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

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

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

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

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遠入凡己之所以責入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認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入以

也道不

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入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

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

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

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

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

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

難去聲

援平聲

易去聲

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平地也居易

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

失諸正鵠及求諸其身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

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

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詩小雅棠棣之

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

正音征 鵠工毒 反

好去聲

耽詩作

湛亦音

耽音

洛

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一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

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

謂幹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洋洋乎。如在。在其上。如在。在其左右。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

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

度待洛

反。射音

亦詩作

敦

天音扶

與平聲

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

思。矧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求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忘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

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

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食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

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

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

材而篤焉故教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

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宜民宜人受祿于夫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

武王為子父作之予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善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

大音泰  
下同

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

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

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

追王之  
王去聲

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

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

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

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

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緝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

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

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

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二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

昭如字為去聲

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

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

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

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眾也。酬。尊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

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

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主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

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

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

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大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祀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哀公魯君名。蔣。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

天音扶

也。君子居政。舉其易如此。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

敏。速也。蒲盧。泥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

道。脩道以仁。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

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

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誤。重在

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

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

殺去聲

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

不可以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

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

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

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

者一也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二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強上聲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

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

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子

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二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

返懦者其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斯三者

並去聲

知之知

好近乎

字衍文

子曰二

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二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

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

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

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君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修身則

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

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

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

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

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

也去譴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

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

齊側皆反 去上聲 遠好惡 歛並去聲

既許氣  
反稟彼  
錦力錦  
二反稱  
去聲朝  
音潮

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喜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餘。餘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功。祭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朝。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

踏其劫  
反行去  
聲

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踏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

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

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甲並去  
聲從七  
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入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

篤行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

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

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

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

千之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有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能此道

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太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行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關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

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

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及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

實未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不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

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

能化其次通太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

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

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

不異於聖人矣

### 右第二十三章 言入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

見音現

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

至誠如神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著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舉其容俯仰之類

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自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

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

故君子誠之為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

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

無不行矣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

道也之道音導



知去聲

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

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

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常久

於中也徵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

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

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

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

見音現

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

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如此者不見而章不

動而變無為而成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

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

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

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天地之道博也厚

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

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

夫音扶

華去聲 卷平聲 反 市若 藏去聲

於音鳴 乎音呼

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艸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

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一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

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

不疑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疑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

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

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

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燂，溫之溫，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倍與背同與平聲

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右第二十七章 言入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

好去聲 裁古仄 字

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以上孔子之言。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子思引之，反復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

文，行同倫。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雖有其位

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

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

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

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

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

不得位則  
從周而已

###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  
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呂氏曰三重謂  
議禮制度考文

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  
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

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者焉雖善不尊不

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主以前如夏商之禮雖  
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

如孔子雖善於禮  
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

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  
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  
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

知天知人  
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

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

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  
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

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  
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惡去聲  
射音妬  
詩作數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意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

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辟

辟音譬  
傳徒報  
反

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

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

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

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知去聲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

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

以有別也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明辨也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

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

不說言其充積極其盛也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說音悅

見音現

別彼列

齊側音

中庸章句

施去聲

隊音墜

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

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太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

天音扶  
焉於虔  
反

肫之純  
反

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  
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

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灼然而日亡君

衣去聲  
綱口廻  
反惡去  
聲闇於

感反

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

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

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羊皆作衣錦褻衣褻絢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絢故聞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絢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

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

惡去聲

相去聲

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

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

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

鈇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鉞主研

刀也鈇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

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

假格同  
鈇音夫

輶由酉  
二音

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此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有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二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三十四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

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畢

中庸章句





